

用法治力量为“中华水塔”保驾护航

青海玉树三江源生态法庭积极探索生态司法保护机制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李琳海)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省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有着“中华水塔”美誉。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是我国首个试点建设的国家公园。

我国提出,要在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地区开展全新体制的国家公园试点。为积极探索三江源生态司法保护机制,2017年2月28日,三江源生态法庭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人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法庭实行“三审合一”审判模式,集中管辖玉树地区26.7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涉及生态环境资源的民事、刑事、行政一审案件。

“这一法庭依法审理三江源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为推进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

司法保证,用法律之剑呵护三江源的生态系统平衡。”玉树市人民法院院长伊振江说。

三江源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素有“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之称,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然禀赋、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

法庭成立以来,在玉树杂多、治多、曲麻莱、囊谦等县开展巡回审判案件。

2017年5月,法庭审理的被告人尼某某非法收购麝香案件,敲响了法庭成立后三江源生态司法保护的第一槌,并获选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8年11月,法庭审理的被告人贡某某等3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入选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伊振江介绍,2017年成立至今,三江源生态法庭共受理并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1件,结案率达100%。

玉树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宋春花说,为了增强和延展司法审判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法庭在环境资源案件审理过程中坚持邀请周边农牧民、村社领导以及人大政协代表、环保、林业等相关环境资源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参加旁听,让生态环境法制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平日,法律工作者还会发放汉藏双语宣传册、书籍,从源头减少并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发生率。

三江源生态法庭庭长扎西介绍说:“青藏高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为了便利群众进行诉讼,更好开展生态环境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审判工作,我们充分发扬‘马背法庭’精神,经常开展巡回审判,把司法保障和诉讼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三江源生态法庭还在玉树具有示范意义的重点环资保护区域如玉树市勒巴沟、囊谦尕尔寺、杂多县昂赛乡等设立多处“环境资源保护服务站”,开展跨区域涉生态类案件的审判工作,创设生态环境司法“青海模式”。

玉树州委书记吴德军说:“守护好源头活水,才能确保清水长流,我们将用法治力量保护好‘中华水塔’,为国家公园建设护航。”

风,是用胸膛
挡住的;
沙,是用脚印
盖住的;
树坑,是用指
甲抠开的;
树木,是用汗
水浇活的。

这首诗是老一辈民勤人治沙精神的写照。今天,问及接过他们治沙铁锹的年轻一代,为什么坚持治沙会成为自觉?

他们的回答则是:“我在沙漠有棵梭梭。”

3月3日一早,在甘肃省民勤县境内的腾格里沙漠,上千名义治沙的干部群众在巨网般的麦格方田里,一锹土、一桶水……不断向大漠深处迈进。

民勤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包围。俯瞰之下,民勤就像一片绿色的肺叶,顽强地阻挡着两大沙漠的合围。

当地一名志愿者刘文杰边种梭梭边回忆:“小时候印象中,父辈们就像一个个‘治沙勇士’,在漫漫沙海中,挥锹挖沙,抱草籽、截麦秆、插梭梭,为每一棵小苗浇上救命水。”

尼龙袋压沙、黏土压沙、碎石压沙……无数民勤人在与风沙搏斗中,最终摸索出“麦草方格+梭梭”这样一套最经济、最有效的治沙方法。

民勤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许兴文介绍,麦草成本低,原料丰富,且腐烂后有利于促进梭梭树等沙生植物的生长。秋季用小麦秸秆扎成长宽各1.5米的方格状沙障将流沙“锁定”,次年春季会在原有麦草方格中栽种梭梭等耐旱树种。

“三埋两踩一提苗”,是干部群众在长年累月的治沙实践中总结出的绝招。刘文杰说着就开始演示压沙,只见他在草方格中挖开一个约40厘米深的坑后,将梭梭苗插入含水土层中,再覆上土用脚踩实,如此循环一次再覆上土,梭梭牢牢立住。再浇入相应的水后,一棵梭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使命由此开始。

许兴文说,季节是治沙行动的召令。每年春秋两季,数万民勤人便会自觉地拿起铁锹、兜上树苗,来到沙漠腹地,进行压沙种树,其中有教师、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甚至还跟来年幼的孩子。

多方合力下,民勤县压沙造林面积已达100.9万亩以上,在408公里的风沙线上建成长达300多公里的防护林带,全县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1%,成功地阻击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合拢。

绿洲植被逐步扩展,筑起阻击沙漠侵袭的“绿色长城”。民勤已与“罗布泊”渐行渐远。(记者白丽萍、何问)据新华社兰州电

『我在沙漠有棵梭梭』

甘肃民勤传承治沙精神,多方合力筑起『绿色长城』



3月4日拍摄的汉江安康水库库区水面(无人机照片)。
初春的天空一片清蓝,映衬出安康水库库区的汉江一派宁静。周边的山和山相衔入水,一半水面一半水里。水色的斑斓与清莹,如梦如幻。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梦幻汉江

“千里眼”“智慧眼”守望高原精灵

新华社西宁3月5日电(记者李占轶)几只欧亚水獭时而钻入河水缓缓游动,时而爬到河岸上嬉戏……这是青海“生态之窗”远程网络视频观测系统不久前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观测到的画面。

“通过‘生态之窗’,我们拍摄到了大量欧亚水獭活动影像和照片,此外还有雪豹、金钱豹等珍稀物种的影像资料,为深入了解三江源地区各生态系统状况及物种生存状况提供了一手资料。”玉树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桑珠说。

“生态之窗”是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根据全省重点生态保护区的分布特点,在2016年建成的网络化远程视频实时观测系统,

被称为生态环境监管的“千里眼”。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良博介绍,野生动物监测仅靠人工难以实现,依靠布设的高点高清的“生态之窗”系统,在不干扰野生动物正常活动的前提下,可实现24小时记录。

青海“生态之窗”在全省共规划了70个观测点位,目前监测点位已覆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柴达木、河湟谷地五大生态板块。前端摄像设备使用的是200万像素高清摄像机,可实现360度连续旋转,观测距离从5公里、10公里到15公里,夜晚最远观测距离可达3公里。

此外,这一系统还可以具备绊线入侵、区域入侵、徘徊检测、快速移动、智能跟踪等智能分析功能,实现对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的智能检测、分析、跟踪和预警。

“科研人员可以远距离、大范围、全方位实时精确观测全省重点生态区域的野生动物,并研究评估。”陈良博说,依靠“生态之窗”,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实时观测千里之外各监测点位的情况。

“千里眼”更是“智慧眼”。据了解,“生态之窗”获取到的影像数据可以为开展野生动物物种种群数量评估、生态系统多样性调查、相关科学应用研究等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沙手”卢琦:防沙治沙还需一张大蓝图

多功能和价值的生态系统。而荒漠化指的是原来不该是荒漠的地方,因为过度的人为活动,加上气候等因素导致土壤沙化。防沙治沙的目的,就是把那些本不该是荒漠的地方恢复原貌,而并非消灭地球上所有的荒漠。

“治沙应该遵循‘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来治’这个原则。”卢琦说,目前的治沙规划出现了“各自为政”的老问题。具体来说,防沙治沙、防治荒漠化任务被分解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和北方防沙带三个子工程规划里,而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不够。例如,黄河

流域上游的青藏段,划到了青藏高原规划里,不在黄河流域规划中;而地处重点沙漠地区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划到了黄河流域规划里,不在北方防沙带规划中;内蒙古科尔沁沙地有几个旗县也未纳入到北方防沙带规划中。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卢琦认为,治沙必须要有大盘棋思维,得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能

够一张蓝图绘到底。他建议及时出台一部中长期的全国治沙总规划。

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中国荒漠化防治已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为治理荒漠化提供了“中国良方”。然而卢琦在调研中发现,还有一些地方的“重症”尚未“痊愈”。这些地方藏在神秘的角落里,必须拉进“ICU”抢救。

“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治理原则,一些轻症的沙化土地已经得到初步遏制,剩余的都是最难治的重症。”卢琦说。

卢琦列出三个“重症患者”:第一是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共和盆地的黄沙头,虽然影响的只是黄河支流,但潜在危及到了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水库;第二是宁夏中卫沙坡头,这里是腾格里沙漠粗砂入黄的最前沿,风大的时候风沙直接进了黄河;第三是内蒙古磴口的刘拐子沙头,这里的沙子直

接接触黄河水,是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粗砂入黄最前沿。

卢琦说,治理共和黄沙头、腾格里沙坡头和乌兰布和刘拐子沙头这三大直接入黄的“沙头”“沙口”“沙源”,过去的常规办法已经起不了作用,必须实施“急救手术”,进行“断头”工程。

此外,卢琦还建议及时修订已经20年的《防沙治沙法》,以适应新时代的防沙治沙需求。

“产业化治沙是解决了‘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得’、‘如何可持续’等问题的有效手段,但目前企业和资金的准入机制已经成为产业化治沙的瓶颈。对于企业和资金进入之后如何管理,现行的防沙治沙法里没有针对性的安排。例如在大漠、戈壁、沙区建设光伏电站,准入、管理和收益方面尚存争议,企业无所适从。”

鄱阳湖畔医者心 省下烟钱救候鸟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毓珊)鄱阳湖畔,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河东小区卫生室春节期间依然接诊。除了收治附近的居民,这里的医生也随时向越冬候鸟敞开。

48岁的黄沙是卫生室的执业医生,从医26年的他,同时肩负着“人医”和“鸟医”两份担子。

“土生土长的吴城人,生活中就离不开鸟。”黄沙告诉记者,在距卫生室不远处就是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保护站接收了伤病候鸟,也会联系我去参与救治。”

生长在鄱阳湖边的黄沙对候鸟有着特殊的“情结”。工作之余,书法便是他的爱好。“鹤舞鄱湖”“鸟语花香”……翻阅他的书法作品,件件与鸟相关。黄沙总忘不了20多年前第一次救助候鸟的经历。“那是一只中毒的大雁,在保护站第一眼看见它时,它还是萎靡不振。”他告诉记者,“我给它注射了解毒药物,在候鸟救助中心休养后,它逐渐恢复了活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伴,我总觉得它通人性,看见我会显得很亲近。”自那时起,黄沙对来鄱阳湖越冬的候鸟便再也割舍不下。

“我是一名内科医生,并非专业的兽医。”黄沙告诉记者,“在这边救助过的候鸟,大多是营养不良,或是误食农药中毒,或是有一些外伤。起初我是凭着当年养鸡、养鸭的经验治,后来买了很多治疗候鸟的书籍来学,再后来又到网上学”。

基层保护站候鸟救助力量相对薄弱,黄沙就向江西省林科院的专业兽医求助,治疗的医药费大多是他自己掏腰包。“一天少抽一包烟,也算是把钱用在正道上了。”黄沙笑着说。

“这些年来我救助了数百只鸟。随着群众护鸟意识提升,伤病的鸟儿越来越少了。”黄沙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湿地和候鸟的守护者,我的工作闲了下来,却更心安了”。

本报记者张典标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统筹谋划推进新时代治沙工作》的重点提案,建议尽快完善防沙治沙总体规划,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民进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卢琦是这份提案的草拟者和主要推动者之一。

卢琦自称职业“沙手”,可说起话来却是十足的“医生范儿”。作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卢琦十多年来连续打卡大漠、戈壁、无人区等,进行科考调研,脑子里琢磨的都是如何治沙、养沙和护沙。

治沙人斗沙还来不及呢,卢琦怎么还说养沙和护沙?“大家混淆了荒漠和荒漠化。”卢琦解释,“荒漠不是病,荒漠化才是病,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得治。”

在卢琦看来,天然的荒漠是一种具有很